

书人书话

阅读的意义

□肖平波

我一直在想,阅读对我们的终极意义是什么。夏多布里昂《墓畔回忆录》中说:“一个人行走的范围,就是他的世界。”但我认为,在个体的本我中,阅读犹如翅膀,构建着一个超乎肉身力所能及的世界。所谓心有多远,世界有多大,阅读,即是给心灵插上翅膀,延伸着生命的幅度。我始终认为,通过阅读洗礼过的灵魂更为与众不同,那些触及灵魂深处的阅读将改变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无论面对世俗多么沉重的压力,无论沉沦于何种黑暗,只要有可能阅读,借助它的力量,我们仍可以拔地三尺,腾空而起。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将展翅于自己选择的高度,不再仰视而是俯视着大千世界。透过历史的深邃,我们发现,任何时期的阅读,宛如星光,在黑暗中,顽强闪烁,传递光明,恰如马克思所言,夜愈深沉,愈能见到星光。

有什么比了解一个人的私人阅读史更容易对他人格进行研判呢。我相信,每个阅读者都有自己的阅读谱系,只有依靠这种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谱系才能构建出属于自己的思想大厦,才会在独特的人生之路上有所创见。私人阅读构建了一个广袤而独立的精神疆域,在这里,我们是当之无愧的国王。维吉尼亚·伍尔夫读书随笔的开头说得很好:“关于读书,一个人可以对别人提出的唯一指导就是不必听什么指导,你只要凭自己的天性、凭自己的头脑得出自己的结论就可以了……”有什么比阅读的这种自由更令人陶醉。通过阅读,你可以不断地丰富和塑造着自己的精神生活,直到临终一刻。梭罗在瓦尔登湖孤独地静读时写道:“我到树林中去,因为我希望从容不迫地生活,仅仅面对生活中最基本的真实,看看我是否能掌握生活的教诲,不至于在临终时才发现自己不曾生活过。”对他而言,阅读,即生活。是的,阅读的意义也在于此。阅读赋予的生活,对混沌的众生而言,是可有可无。阅读伟大的作品在伏尔泰看来有如繁星之被群众观看,那“至多是星象学的,而不是天文学的被浏览”。阅读是一种崇高智力的锻炼,“我们必须踮起脚尖,把最灵敏、最清醒的时刻献给阅读才对。”“而大部分人是浅尝辄止或干脆一无所知”。但阅读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谋圣贤者却如影相随,奉为圭臬。博尔赫斯说得更动情,阅读是一种经验,就如同你看到一个女子,一见钟情,坠入情网,那是一种千真万确的经验。阅读因自己的魅力为生活的理想抹上一丝激情。阅读中的生活,代表的是文明开化后的一种沉淀,像通天塔之蓝图,人类种族中最璀璨的思想聚集于此,碰撞交流,熠熠生辉,通过阅读构建的生活伟大之处在于它无法消费,永无消耗,却能被慷慨分享,传承发扬。而你的付出,不过是主人般的热情。和世俗生活比,你再也无需瞻前顾后,矫揉造作。如果说,生活就像一条河,那阅读则是载着你在古往今来的历史长河中游览的一条小舟。

埃斯基罗尔在《精神疾病》中言道:“不管学者们怎么评价一本书,不管他们怎样异口同声地竭力颂扬,除非这本书使你感兴趣,否则它就与你毫不相干。”原来,阅读最大的妙处不在于不知不觉中将人类文明微缩于属于你的个体的精神世界中,给予了你所想的生活,而且,也赋予了你在生活中神的地位,是你在通过阅读创造生活、改造世界。

现在,探究终极意义的我们总算略有领悟:阅读,不但让人在活着时“活着”,也让人类在“永生”中永生——阅读,即“生”“活”。

提到一些“大师”,我总是想起大神。听人谈起“大师”的出道,有时我会想到跳大神。东北人跳大神,据说就是萨满舞。我不是研究原始巫术的,自然无缘接触。但,民间妇女跳大神骗钱的,却也见过识过。想来,很多人也曾见过识过。

“大师”与大神,都喜欢胡吹海捧。大神与“大师”,不少人身边粉丝如云。梵高生活的时代,大师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眼里,大师生活在古希腊时代。现在,我们看梵高和高更,觉得很了不起。觉得他们是大师。但是,当年梵高和高更混得很差。

卡夫卡和马尔克斯是公认的大师。卡夫卡毕生穷愁潦倒,马尔克斯写作《百年孤独》的时候,一家人连肚子都喂不饱。我看到的大师,大抵是些混得不开心的家伙。那些混得好的,有些往往是骗子。

骗子上有别号,有时也叫“社会活动家”。这类人,文艺界有,其他领域也有。无论哪个时代,总有一些“活动家”在招摇。他们是在做生意和耍把戏,但总有人认为他们在搞艺术。

网络上,偶尔也会撕下一些大师的画皮。他们混得都不赖,是一些重要人物的座上宾。但是,他们的小小狐狸尾巴还是露出来了。于是,很多人感叹:怎么大人物也有走眼的时候……

大人物也是凡夫俗子,他们



全国十佳特色茶馆

一个喝茶的地方

名家新篇

三口之家谁怕谁

□潘小平

我小的时候,家里是祖孙三代,兄弟姐妹又多,没有个“怕头”是不行的。我们家的“怕头”,是我

父亲。我弟弟闹得再厉害,一听见父亲的咳嗽声,立刻噤声,躲得远远的。有一回,他正在家里闹——忘了是因为什么了,赖在地上打滚,怎么哄都不起来。我母亲让闹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就突然大喊一声:老头子来了!我弟弟一听,马上从地上爬起来,伸了头往门外看,哪里有父亲的身影?这一下更不得了了,追着我母亲满世界地跑,最后,把她逼进了女厕所里。

“我看你还不出来!”他又叉着腰,堵在门口喊,我母亲吓得缩在里面,不敢应一声,上厕所的人都笑。

他那会儿,也就六七岁吧,正是狗都嫌的年纪。也怪了,家里那么多人,他谁都不磨,就磨我母亲,因为她最惯他。老话说“爷娘头上一把火,向谁谁个左”,这里的“左”是别扭的意思,是说爷娘偏向哪个儿女,哪个儿女没出息,或是爷娘一世的冤家对头。

文革起,天下乱,父亲去了新马桥五七干校,我姐姐虽说比我大了近十岁,却远在北京的大学里闹革命,家里就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一切由我说了算。我以二姐的身份在家里当家时,也就十一二岁的年纪。我弟弟妹妹都怕我——怕我打,我在家里,有名的脾气不好。我们是同父异母,我最大的妹妹比我小四岁,最小的弟弟比我小

九岁,权威或专制是很容易建立起来的。过年了,我领着妹妹炸焦叶子——是一种掺了芝麻的油炸面食,文革期间,它是我们家过年的主要标志。和面的时候,一盆面里放盐,一盆面里不放盐,如果有糖精,放点在里面,那是再好不过了。现在都认为,糖精是一种对人体有害的甜味剂,那时候可不一样,那时候的糖精,可是稀罕东西了。我奶奶的密传心法:炸东西的时候,不能说话,一说话油就“跑”了。油是多金贵的东西?能平白无故就让它“跑”了吗?我就将弟弟们关在门外,严禁他们说话。先都忍着,后来忍不住了,就扒了门缝看,叽叽喳喳。我妹妹说二姐二姐,你快看啊,油都“跑”完了!我扔下擀杖,就解围裙——解围裙是为了跑得快,好撵上他们。弟弟们一看要挨打,“嗷”的一声,跑得无影无踪了。

我母亲站在边上看——说:惹你二姐生气了吧?到我结婚时,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差不多全中国的家庭,都成了三口之家。而这样的家庭,要想建立权威,就很困难了。曾经流传过这样一则笑话:有一家子——当然也是三口之家,儿子挨了打,挨打的儿子边哭边跑,还边说你敢打我?我告诉我妈妈!由此可知,打他的是他爸爸。这可以演绎成现代家庭的一个公式:儿子怕父亲,父亲怕母亲,母亲怕儿子,一家三口,转着圈地怕。如果这故事中的儿子换成女儿,如吾家情形,则格局小变而情势大变,变成父亲怕女儿,女儿怕母亲,母亲呢,谁也不怕。照理说母亲应该去怕父亲啊,但是当今中国,还有谁会去怕老公吗?笑话!

虽然我在家中,处在谁也不怕的地位,并且还有人小小地惧怕于我,我仍然觉得没有意思,再也找不回我在娘家时那种一呼众应、令出即行的感觉了。我丈夫甚至拉拢我女

儿,企图以自己为中心,孤立我。

这很让我生气,也引起我的警惕。我于是频频回顾自己在娘家的地位,向他们描绘那种威风八面的场景。我说知道吗毛姐,你舅舅从来都是站着和妈妈说话。这我一点也不吹牛,我妹妹大三那年,在上海实习,正好我在杭州大学进修,她就到杭州去看我。一进我宿舍的门,她就给我倒开水——刚巧我杯子里没水了。同宿舍的人好奇怪,说你妹妹怎么一下火车,就给你倒水啊?不是应该你照顾她吗?我妹妹笑着说惯了,在家里,都是我给二姐倒。

我丈夫嗤之以鼻,说这也值得夸耀?到后来连我女儿也要和我讨论什么儿童权益,以抗议我的精神讹诈。我知道这是她爸爸在背后捣鬼,更加气愤,索性一巴掌掴过去,让她不敢说话。

我爱人说潘小平啊潘小平,平等、和平与发展,是跨世纪的主题,你知道不知道!我爱人大愚小智,常要耍点这样的小聪明。我也懒得驳他,反正现在形势也就是这么个形势了,哪还谈得上正常的家庭秩序啊?

潘小平 安徽蚌埠人,当代著名作家。现任安徽文学院院长,《安徽文学》主编,安徽省作协副主席。著有《季风来临》《城市吃语》《北方驿站》《爱情这逃犯》《文化徽州》《风韵新安》等散文随笔、纪实文学作品。著有长篇小说《美丽的村庄》、长篇历史小说《翁同龢》。广泛参与电视策划与创作,担任多部大型文化专题片和纪录片总撰稿。中篇小说《失踪》获中国首届侦探小说佳作奖,散文十多次获安徽报纸副刊一等奖,华东报纸副刊一等奖。长篇小说《美丽的村庄》获第十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大型纪录片《潮起江淮》获中国纪录片委员会改革开放三十年优秀纪录片银奖等。

世说新语

大师与大神

□冯磊

看人也是一面相。我们也是凡夫俗子,看人也都有先入为主的缺点。所以吧,有时候狐假虎威的故事就上演了:政要、明星、暴发户,甚至平头百姓……接二连三地给人家当托儿去了。结果是,“大师”遍地走。

跳大神骗钱的,都喜欢哼哼唧唧,穿得花花绿绿。这种玩法,和时下制造大师的流程差不多。跳大神的常用手段是神灵附体,“大师”们则喜欢攀附权贵和暴发户,借别人的精气神装扮自己。

因为这,我们有时就有了一些常识。因为这,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标准作为试纸使用。

其一,整天在热闹里打滚的,整天宣称“和XX一起喝过酒的”,或者喜欢把自己与他人合影拿出来显摆的,多是骗子,或者“XX活动家”。

其二,吃得脑满肠肥的,眼袋耷拉得老长,动不动喜欢耍把戏玩“现场验证”的,要么是过气的姑娘,要么是不学无术的暗娼。我说的“娼”,是不学无术的“娼”。

微博上说,有人推荐某“大师”去高校任教。对人介绍则称,此人有非凡的特异功能。大学校长很客气地接见了来者,校长说:“听说你有特异功能,学校的公章在保险箱里,如果不开锁能拿出来,我给你盖章。”骗子闻说,灰溜溜地走了。

有天空,就有雾霾。太阳出来,雾霾就消散了。所以说,偶尔晒晒太阳,是有点好处的。人如此,有时候,事也如此。我说的,是常识。

聊斋闲品

脸蛋和脸面

□窗研

脸蛋和脸面,同属中国“脸文化”,表面看,说的都是有鼻子有眼五官齐全的正常人脸,但含义大不同。脸蛋,很可能是一张年轻女性的脸,皮肤好,有弹性,有几分姿色,或略施薄粉,或浓妆艳抹。发一下“脸蛋”的读音,就会发现,这个原本与“但”同音的“蛋”,因为“脸”的缘故,携带了几化音,没有说“鸡蛋”、“鸭蛋”时那种就事论事的正经,这个“脸蛋”显得风情、娇嗔、还有几分套近乎似的轻薄,比如“哟,看你这小脸蛋红的。”

相比之下,“脸面”显得较无情趣,直观的印象,似乎是一张宽而平板且历经沧桑的脸,毛孔大,皮肤粗糙,面颊坑坑洼洼,鼻子布满黑头,不露声色,却又有点不怒而威的意思,尽管这“威”并不是气场的震慑,常常更为了向人标榜你配得上被尊重,总之,一张世故的老脸。中国人爱在脸面做文章。《儒林外史》第五十回:“姻弟席上被官府锁了客去,这个脸面也不甚好看”;巴金《家》中:“将来书读好了,做大官,那时节连我这个老婆子也有脸面”;再如“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等等,善意的理解,靠一张脸行走于世,是值得嘉许的尊严感,如若没有异化到尊严幌子下的一系列虚套,倒也无可厚非。

“脸蛋”的歧义很少,表面自鸣得意的小轻狂,通到骨子里的,还是小轻狂,比起被滥用甚而挂羊头卖狗肉的“脸面”,“脸蛋”既不厚也不黑,假若有嚣张,那嚣张也直来直往,类似于小学生打架,输的那方不服气的抹一

把眼泪“你要有种,放学后等着”,找来助威的不过是略高一级的学生。显然,中国人的逻辑里,是抬举脸面,轻视脸蛋的。脸蛋和脸面不能同时存在。有脸蛋的人未必就有脸面,而且常常没有。说某人“靠脸蛋吃饭”,就等于说这人没有脸面,不要脸了。

要说二者的相似,也很有趣。都可以是一项资产,脸蛋是有形资产,胜在起跑线,脸面是无形资产,重在积累。脸蛋,卖的是年轻,是没资历,大多数“老牛吃嫩草”案例告诉我们,不管这一老一小在沟通中的高效如何堪比动车,但“脸蛋”因素依旧稳稳存在,所以,和巨富商甲们沟通良好的,经常不是模特就是小明星;脸面,是倚老卖老,希望别人买自己资历的账,这资历靠物质、经验、阅历、人脉等广泛累积,在人情社会里,在约定俗成的规则下,不同的“脸面”,有不同的给法。

无论脸蛋还是脸面,都渴求来自对方的认可,只是前者张扬、高调,后者以退为进,当人说“给我个面子”,不是像耶稣教育的,别人打你左脸,就把右脸也过去挨打,“给我个面子”屈尊把脸送过去,是为了让人看清你的面子有多大。网友总结港片出现频率最高的台词是“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啦!”位列第二的想必是这句“嘿,龙哥,就当给我个面子啦!”不过遗憾的是,“龙哥”往往是个不按套路出牌的刺头,面子给过去打面子,里子给过去打里子。